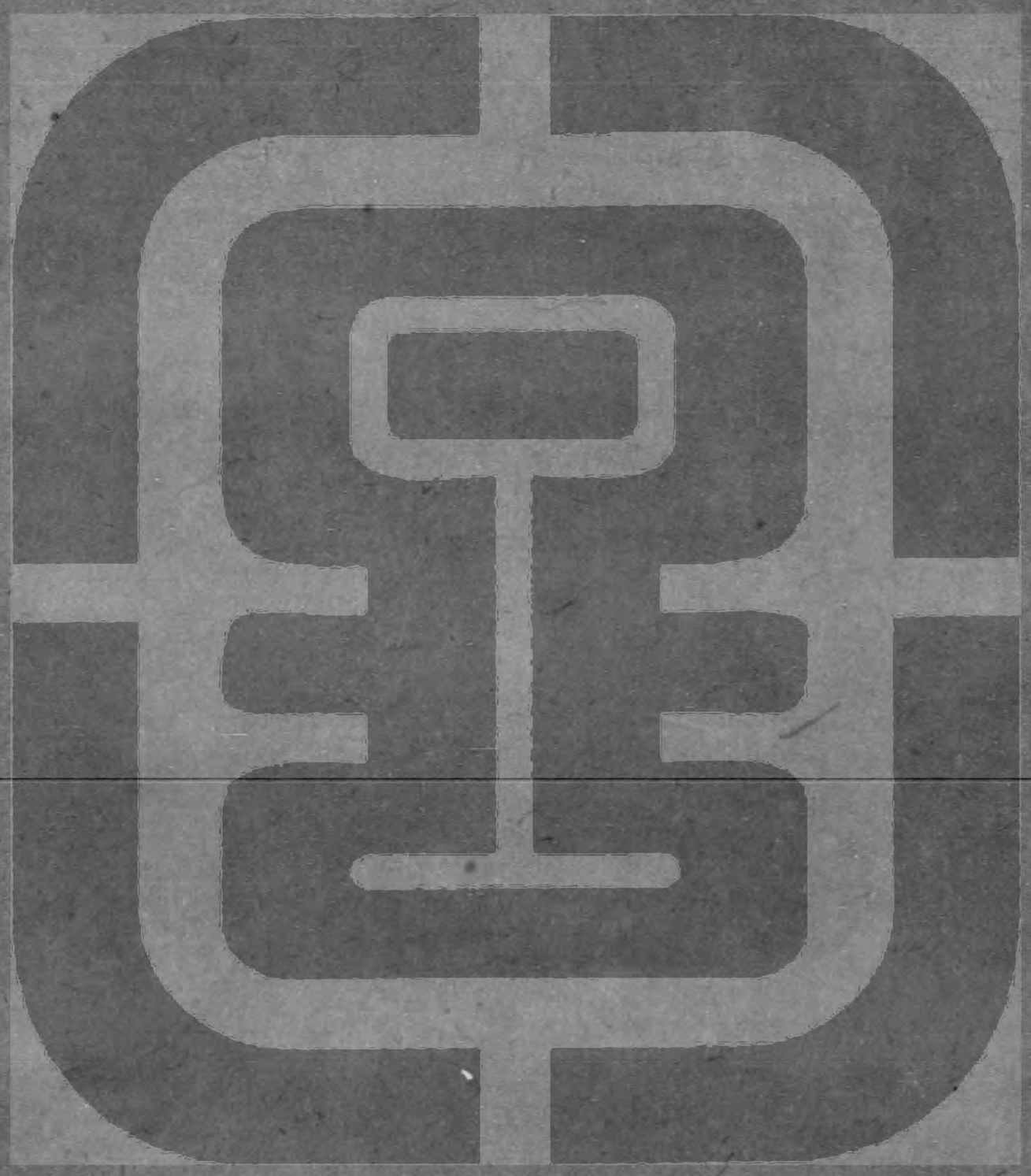

宗室傳第一

通志七十八

前漢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楚元王交戊　辟彊　向　歙

高五王

齊悼惠王肥城陽王章　濟北王興居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淮南厲王長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文二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共王買平王襄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閼

臨江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泗水忠王商

武五子

戾太子據　齊懷王閎

燕剌王旦　廣陵厲王胥

昌邑哀王髆賀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囂

東平思王宇　中山哀王竟

定陶恭王康　中山孝王興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不知其所起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皐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輙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陂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因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塡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高祖十二年澤爲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爲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楚漢春秋云字子春）游乏資以畫奸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往見田生盛帷張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歉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

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田生勸王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天子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乃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紀生爲營陵侯更始中爲兵所殺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縣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
亡二十以驕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
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塡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
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
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
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東煑海水為鹽
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
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慢爭道不恭皇
太子弓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
慍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
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京師知
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
所謀滋長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
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
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

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頌猶公也頌讀曰容）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朝錯爲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恒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

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
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
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
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
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
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
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
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
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

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事高曰無忌大夫朝錯嘗忌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
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
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
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
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
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
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
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什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廼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淄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淄川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吳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十六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兵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淄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

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數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一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

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使袁盎議遂斬錯語具

在盎傳　盎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

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
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
塞吳饟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
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絶吳饟道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禄伯爲大將軍田禄伯曰兵屯
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
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
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柰
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禄

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
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
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
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
安知大慮王於是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
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
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
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

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子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户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召兄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
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
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
其兵北略城邑北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
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
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
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

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
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
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
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
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甾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
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
萬民代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冢壟甚爲暴虐而卬等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勇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等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又守使且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廼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菑及吳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土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而收王餘兵擊之不勝

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顏嘗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鑿鑿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馳自殺窮國敢請葅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鄰行對曰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軍印苦以書爲不義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除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爲沛公景駒自立爲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

其留侍太上皇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羽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别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賈爲荆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爲代王長子肥爲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縣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元王既至薨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疆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申公爲博士官隨郢客歸復

以爲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尊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音審猶侯執爲宛朐侯執古藝字調爲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下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雒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及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

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
正平陸侯禮爲楚王奉元王後是爲文王三年薨子安
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
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爲廣陵王胥
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爲其後
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
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
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曰願長耳目毋後
人有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

延壽自殺立二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
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
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京師詔
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大夫人薨賜塋葬
靈戶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辟彊字少卿亦好讀書能
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
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
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值權
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

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及諸
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薛彊
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
帝之所寵也遂拜薛彊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
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
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
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爲宗正徙大鴻臚丞遷
太中大夫後復爲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
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

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
無狀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
爲庶人羣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
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
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
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
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
飲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
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

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爲置嗣傳至孫慶忠復爲宗
正太常夔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夔傳
子至王莽敗乃絶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
任爲輦郎既冠以儒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
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
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
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更生言神僊
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云世人莫見而更
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illegible]幼而讀誦以爲

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
驗上乃下更生吏更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
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户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
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
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
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諸
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
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
宗正給事中與待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能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爲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開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皆爲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令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

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
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
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
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
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
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
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自請考數詐辭果服遂逮更
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

生前爲九卿坐與
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
中者毀離親戚欲沮
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
誅復蒙恩徵用不
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
更生坐免爲庶人
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
顯白令詣獄置對
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
爲光祿勳堪弟子
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
顯憚之數譖毀焉
不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
傾危乃上封事諫
四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
譴乃復蒙恩竊見
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

不言念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志[illegible]一行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睦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思慕歌詠文王之德[illegible]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鉛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

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其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

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來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政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陂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蟲螟螽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賢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並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奸干膠突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日感移心意不可以載分書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君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埶之人子孫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然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商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稽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

無孔子之教猶不能解紛溫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孤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

周位當是時迭進迭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也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焉已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illegible]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任讒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譸於昏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上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無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湍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

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自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一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淫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共祿勲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罔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褫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

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
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惃愜信
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郡厭遂退卒
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
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
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
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麋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
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
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

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
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堪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
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
太中大夫給事中顯以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入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
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
及世頌凡八篇依興人事悼己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
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
卿可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

夫是時帝元舅陽平　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
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
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
領校中五經祕書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
陰陽休咎之應向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
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
子心知向忠精故令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
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

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
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
孔子論詩至於殷王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
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
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高湯之
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
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

周而賢於秦遂從都
短以德爲効故常戰
蓋謂此也孝文皇帝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
動哉張釋之進曰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
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
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
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
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櫜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
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
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
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
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

鄭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
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
古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
爲椁用紵絮薪陳漆其間豈可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
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
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
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
曰延陵季子於禮合乎敬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
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
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
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遵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
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
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
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
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
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
轝工匠計以萬數天下已亡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二世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
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
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

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
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
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
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
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
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
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
營初陵其制約小王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
高積土爲山發民徙墓積以萬數怨咨起邑居期日迫卒
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
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
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其人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
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
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明聖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
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醫怒天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
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稽公

延陵樗里張釋之之人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
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等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
陵之樞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其感向
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
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
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
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
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蹤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
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雅奇陳湯智謀
與相親交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久家日益其漸必危
劉氏吾幸得同姓未屬繁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
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
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
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吊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
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
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政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衛

弑其君剽李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莞如專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富骨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莞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

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弟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
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
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
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
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
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
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
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
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懼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
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
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百世敢極陳其愚唯陛下
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
亢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亢
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
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
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上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

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
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
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
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
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
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入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
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
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兩血
日食於衡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
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分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
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
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
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
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
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
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狼數奸死亡
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熒惑提災及紫宮有識長老

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書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輙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輙復至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

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
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
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
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
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
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
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
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
難向向不能非閒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

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
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
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
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
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
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
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

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

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疾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

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衍命將以輔弱扶微樂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核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丘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

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更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子駿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故改名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高五十三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爲齊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巵鴆酒置前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后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乃憂自以爲不得脫長安內史士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憂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景王興居爲濟北王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賢爲菑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

制元年以其兄子壺鄉侯呂台爲呂王劉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禄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幽王友幽死子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音平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女甴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音冀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禄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禄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東牟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

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紿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劉澤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侯

二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惇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

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勃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爲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壹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爲內史始悼惠王時侍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

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東牟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喜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

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絶成帝復立雲
兄俚爲城陽王王莽時絶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
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
公俱入清宮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
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
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
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以自失
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
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
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
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
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爲列侯至十五年齊文王又
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
嗣之絶於是乃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
侯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閭以禓虛侯立濟北王
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城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
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扞音勒侯
立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

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
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
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
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
國不且見虜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
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
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
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

國會漢將軍卷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
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孝王懼飲藥
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
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
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續齊後二十
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
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
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
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

后有愛女曰脩成君非劉氏子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女太后憐之
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
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
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
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
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
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
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
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復言

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
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
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
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
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
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
王年少懼以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
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
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

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
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
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
陽菑川菑川地比齊武帝爲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臨
菑東圜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志立三
十五年薨是爲懿王子靖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
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
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
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
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
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
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
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博嗣三十一年薨子
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四年高祖崩呂太后徵王到長安
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捕隱王如意死孝惠元
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

姬諸呂女怒太后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
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
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
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
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
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天
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太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
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

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
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爲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
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
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
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發兵住其
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
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
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

曰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

廟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

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

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

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

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

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

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幸而有身趙王不敢內

宮爲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

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

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

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

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

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眞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

南王布反上自擊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

帝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褢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非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誣爲天下討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驕恣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子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其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十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

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貞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世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自刃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美食犧牲豐粢盛以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盜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劒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及國秦始皇殺兩弟

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奮之國以便事濟北舉
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
六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
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軍人及舍匿者論皆
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
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
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
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蓮繫大王邸論相以下
為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羣臣皆伏法而

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
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
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皋
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
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
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
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以輜車四十乘及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
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

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蒲棘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又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忌即上薄忌也吏請詔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宣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帶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比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亦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柰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廼以列侯禮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子良爲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

絕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乃徙城陽侯王淮南王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王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

廼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廼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
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
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
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
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
善太尉武安侯蚡蚡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
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
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
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

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
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
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
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
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名
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
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
反具畏太子知而內疑
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朝
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求

去王廼上書謝歸之后奈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
田宅妄致繫人太子與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
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
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
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從元朔五年被遂上之長安
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治遣淮南太子王上后
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
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印太子遣不遣劾不敬王請
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王

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謀
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者
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廼舉兵未晚也是
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視漢中尉
顏色和問斥審被事耳自知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
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不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
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上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
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
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廼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咎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劾地寡人甚卑之爲反謀無甚諸侯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與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宜子建材且有氣常怒望太子

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以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中尉乃使所善壽春嚴王上書告太子陰事引建爲徵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廼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案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爲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

言形埶不同必敗亡及建元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覆
問被被爲言發兵權變諸在被傳於是王鋭欲發乃令
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
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
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即刺大將軍衛青而繇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廼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
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入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
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

稽爲求盜未決廷尉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
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
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
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
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
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
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
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
與淮南王謀反吏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

在國中者案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
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強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
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而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
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
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
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僞
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皆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
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
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
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
削爵爲士伍毋得官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
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
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
郡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女無
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
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爲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入

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
彊榜服之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
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
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
史王謀反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
妬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
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
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客姦太

子數以數讓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
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
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
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
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
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
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己
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
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爲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

告王王廼召欲廢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廼
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
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廼自追捕太子太子妄
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音孝材能廼佩之
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
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王廼使孝客江
都人枚赫陳喜作輒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畫計約束衡
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
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
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
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
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
安未及上書即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之恐其言國
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
冬有司捕求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莽家吏劾孝
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得先

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
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葬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棄舒及太子爽
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
郡濟北貞王勃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
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

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淫人倫又祠祭祝詛上有司
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
縣屬泰山郡

文三王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
孝王參梁懷王揖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
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
十一年矣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

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
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
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
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秦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
梁韓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
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
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明
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富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
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雎
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
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儗於
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
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
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器弩弓數千萬而府
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
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
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

中梁之待中郎謁者著引蕃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官
士異十一月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
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言太
后以嗣事事祕世莫知彌辭歸國其夏立膠東王爲
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
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
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
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由

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
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內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
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
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
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
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
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
病熱六日薨孝王慈孝每
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
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
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
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
疏欲留不許歸國意怨
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
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乃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
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
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
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壹餐孝王未死時財
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而
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都陽如故五年一朝九三
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
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徙代王於清河是爲剛王并前在
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立四十四年薨子年嗣地
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
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則曰自來殺之壻怒
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相聞知
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年使從李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
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
户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
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

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三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立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次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梁共王買立十七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遷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

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一庸國除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鬬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也物雖百鍾萬猶自恣任后

絶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之乃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
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
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
啼譟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
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
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侍喪元朔中雖陽
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雖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
其仇車上亡去雖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
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公事乃上變告梁王與天
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聞天子
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天
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改陷
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
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
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
年薨子共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
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二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
親近不可課以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

置外苑數六位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
丞相御史請計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夜私出宮傳相連
奏坐削戹千戶戹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
立舅任賓妻賓兄子昭爲立令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
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遂與
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
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咎
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
德不親人閨門之私[illegible]請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
言案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彊劾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辠斷獄亡
益於治道汙衊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
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
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
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
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
逼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

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疏附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雎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謫置閒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傳棺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道有正法於是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愚傳

相亦不純以仁誼相輔翼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
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宮殿之
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
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
死即詐僵仆陽病徼幸得踰於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
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
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
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
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公國絕

景十三王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帝栗姬生臨江閔王
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閼程姬生魯共王餘江都易
王非膠西于王端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
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
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
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
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

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雅樂對雅宮（時雍明堂靈臺）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留心于鰥寡太行令蓋盛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

四年薨子剛王壐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九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貴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其母有司奏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怨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是為河間惠王

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益
封萬戶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閼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爲臨江
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
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子國除
地入于漢爲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
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死囿狗馬季年好音不
喜辭爲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
樂與焉聽鄭邁唯恐不足於則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
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睃嗣
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睃弟
郜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鄉侯閔爲王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
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入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爲太子時幸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乃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若服會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少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荼食邪反）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遣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言請問恭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慎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爲而王泣也吉歸致恭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建游亭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

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霄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鉞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爲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爲人所不能爲耳建時佩其父所

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
與江都相雜案案得兵器璽綬節及具有司請捕誅建
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
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
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建立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爲廣
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
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爲廣陵王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爲人賊盜又陰痿一近婦

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爲郎郎與後宮亂端令御
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
端所爲滋甚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愠遂爲
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今
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
名姓爲布衣之它國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
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宛變彊足以
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
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亡子國

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之則以此迫刼不聽乃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摧會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好爲吏上書願盲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姦甚衆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寃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求復立丹爲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

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幸之生一男號淖子彭
祖以征和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
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
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
者立昌是爲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亡子
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爲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
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
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是爲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
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

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
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
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
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寬昌錯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太
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
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
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
自以侵寬建元三年代王彭離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

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繇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
聞悲者不可爲繁歙思者一人可爲嘆息故高漸離擊筑
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
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命可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
橫集也夫衆鷗漂山聚蟲霧朋黨執虎十夫撓權是
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
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不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
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紛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
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星蟲宵見然雲蒸列布合冥
書昏雷雨埃沸音鋪布散也霧晦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
今臣蔽於聞不得聞讒言之往來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
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鼠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
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公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
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蒙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
爲使太宗室擯卻骨肉冰炭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
以橫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惟憂用
老心之憂矣灰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奢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勃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

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利鄉侯子雲客是爲廣

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爲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

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怒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爲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爲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爲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劒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劒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倚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褱中刀笞問狀服欲毒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舍諸姬去以劒自擊地餘令

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爲灰後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明貞夫人主求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譖望卿舍望卿去曰前書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傳粉其傷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於是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爲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衣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煑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

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
私時愛爲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
死答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
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
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
人畏之莫敢復迕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
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使其大婢爲僕
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
去憐之爲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弟
欒愛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
無悔令昭信聲鼓爲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
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爲棄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
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
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
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巇戲
坐中以爲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
辭本爲王教脩靡夫人望鄉弟都歌舞使者召望鄉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鄉前亨煑即取他死人

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昆弟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
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
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
鉅鹿詔獄奏請逮捕云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
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
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
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說殺其父子凡殺無
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
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

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
尸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
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爲戴王王之系正直數諫王去
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贏
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妻弟爲人
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殺一家三人已殺
甘露四年坐發從房陵國除後十一年平帝元始二年
復立戴王弟襄隈侯子瑜爲廣德王奉惠王後二年薨
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陰令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愛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而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爲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爲哀王子夷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六安共王慶立十八年薨子夷王

祿嗣十一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元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愛少子驕溢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爲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棁棁他活反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新不常在輒歸舍言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

子乃至憲王雅不以稅爲子數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
又不收恤稅稅怨
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
言憲王病時王后
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
姦飲酒博戲擊筑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
令子遣大行騫驗問
逮諸證者王又匿之更求捕勃使
致擊笞掠擅出漢
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
曰脩素無行使稅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朕不忍致誅
有司請廢勿王徙王
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
廢國除月餘天子

爲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
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愍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
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
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
莽時絕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
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爲戴王
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
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爲勤王立三十九年

薨子戾王駿立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大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主世孝景帝十三子爲王而五人同母者爲宗故曰五宗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矣

武五子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據趙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剌來葛反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祺使東方朔枚皐作祺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巫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

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

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韓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

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遂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孫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聾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得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白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亡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

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湖縣名）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既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邪侯張富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橫音光）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

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位冢位也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跡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

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于而國而害于爾躬
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閎毋王夫人有寵
閎充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剌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
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
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
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奘德
毋廼廢備非教士毋得從徵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爲
人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

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
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
次文成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
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
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
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
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柞宮宮中讙言帝
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爲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歸以
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

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長於是爲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大職重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聞揚和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令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

八年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與燕王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儁不疑不疑即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萬國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臺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

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高皇
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
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今陛下承明
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虜受之愆日
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立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
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爲典屬國今
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
上移趣入宮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
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翟方進信霍光而疏上官桀
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
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以千數旦以語相王
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是者以劉澤素
奢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
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一
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趙鄉之正讙未可止
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
憂見反後謂羣臣蓋王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左將軍王
莽分右將軍軍物故丞相病甚事必成徵不久公羣臣皆

裴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廁中豕舞
出壞太官竈鳥鵲鬬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
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
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令王愛呂廣等守
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
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
且至柰何會蓋王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
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
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平平曰左將軍

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
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
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
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
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
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
王曰老虜曹爲事當族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幸不
死后姬夫人共啼泣上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
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

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類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社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獘鄙曹灌攜劒推鋒從高皇帝舉苗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平旦得書以符璽鬻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剌王曰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二十九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爲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

閒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少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延惠延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蓋王莫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斑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户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户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劒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多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注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爲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庇至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寖信女須笙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左兩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立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交惡事發覺

繫獄棄市[illegible]勝之奏奪[illegible]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
復使巫祝[illegible]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上赤葉
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
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
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
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
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文董譽胡生等夜飲使殤幸八
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
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
兮駐待路黃泉下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
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萬里召兮郭門閉死不得取
代庸身自逝左右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
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
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
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
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為孝王
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

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爲靖王立二十
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
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
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令乘七乘傳詣
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
定陶行百二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
遂諫王令遣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
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
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
有何愛一善以毀仁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
屬衛士長行法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
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驂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
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噎痛不能
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
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商北
行道馬足未至數步矣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

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龍袞尊號即位二十
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
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
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
人而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
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復見熊左右皆
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復以問遂遂曰熊鳥
山野之禽獸今來入宮王獨見之宮室將空之象也於

是王卬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
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
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
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
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
吽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之象也宜畏
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
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尾覆發視之青蠅矢也
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

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
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
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
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
爲孝宣帝帝即位心内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
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
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立之効
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
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

市買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别主徼循察往
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令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
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
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岐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瘻行
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直心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
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
惡鳥感之曰昌邑多鳥於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
無臭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臭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
故王跪曰持轡毋嚴長孫安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

年字長孫女羅紈前爲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殤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柰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已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夫人延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嚚頑廢放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

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昔子充國充國死復上
羊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絶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
舜於象無以加逆宜以遺絶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
議皆以爲不宜爲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
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

宣元六王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皇帝張倢伃生淮陽憲
王欽衛倢伃生楚元王囂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戎
倢伃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毋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
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
子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愼者乃立長陵王倢伃爲后
令毋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倢伃最幸而憲王壯
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
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
以弒死太子蚤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
子玄成陽在辭侯於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

成爲淮陽中尉欲感喻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
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倢伃已死
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
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
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
百萬願王爲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
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
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爲譎語盛稱譽王勸令入朝輔
助王上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

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屢勸王王意動博知之
復遺王書言齊有四馬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
又北海之濱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若得此
二人而薦之漢功亦不細矣且云駟先生蓄積道術書
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此湯禹所以成大功
也王得書喜說報博書爲博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
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爲石顯
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爲博道之博具記房諸所
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乃詐言已見中書令

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復爲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令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將以去石顯五鹿充宗等爲房地王冀事成功立取寵天子乃大說復報博書以金五百斤與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誅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責以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譎惑王所言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事發王不赦朕不忍聞推原厥本不祥由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欽於是對使者免冠稽首謝罪請得悉心自新奉承詔策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上加恩許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王莽時絕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爲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惡疾天子憫之詔王朝正月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户四千三百户封其子勳爲廣戚侯明

年薨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衎是爲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爲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謚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爲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爲天子更始使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貰不罪傅相連坐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求守杜陵園（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詔書又勑傅相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比至王下宇凡三哭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朐臑故親幸後疏遠數嘆
息呼天宇聞斥朐臑爲家人子埽除永巷數笞擊之朐
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司奏
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閔之詔有司
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
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言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
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
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
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予立三十三年薨子煬王雲

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煎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
轉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
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
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治言
雲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爲雲求爲天子雲
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
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
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
帝政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爲東平王又立思王

孫成都爲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
鄉侯信子匡爲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
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爲天子兵敗皆爲
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爲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
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亡子絕太后歸居外
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恭王
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恭王康永光三年立爲濟陽王六年徙爲山陽王
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
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
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
年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太宗後不得
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成帝崩
太子立是爲孝哀帝哀帝二年追尊恭王爲恭皇置寢
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
中山孝王興建昭三年立爲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

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爲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户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衎嗣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爲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絶

宗室傳第一